

淵峯奕函

第四函
七冊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人部七十二

奢 僭 寵幸

奢一

原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

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能

由禮以蕩陵德 又敝化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

驕奢浮佚所自邪也 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論語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

奢也寧儉

奢二

禮韓子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等樽俎

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

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

十二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

海之鯨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

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禮毛詩序曹風蜉

蝻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

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禮左傳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

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
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
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
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
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
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賔出司馬侯言與知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

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原又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補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

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娃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爲之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珪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

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
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
命去車十一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
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
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
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
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徧國非齊土
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賓客在庭者
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
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

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
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
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
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
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
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
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
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斲取焦爛 又趙平原君
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
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

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
渡以象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官列女萬有餘人
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爲三山以象蓬
萊方丈瀛洲削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
堂階陛用玉璧又爲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
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
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漢書陳遵爲公府掾掾率皆
羸車小馬不上鮮明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
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
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王鳳爲

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又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奉養極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原後漢書梁冀

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
以銅漆牕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
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
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與妻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
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竿酣
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
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

增

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

徐璜貝瑗左瑄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橫天下語曰
左迴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
窮極技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爲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原

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
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
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
秋兔之翰

增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世殖貨財僮

僕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謙卒命迎先
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爲夫人以
二千人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
拜焉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

竺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

原又劉琰字

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

吳志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檐

蒙衝鬪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

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

金溝 **增**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琉璃器

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飩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覲見曰森森若干丈松雖礫砢

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為黃門侍郎家產豐富

擬於王者杜預以爲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便以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御覽

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 萬花谷曰石崇爲客作豆

粥每冬擣韭萍薤咄嗟而辦

原

晉何劭驕奢有父風

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
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增

晉陶侃

媵妾數千家僮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石虎起樓

四十丈春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宋

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饋好賓客未

嘗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

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豐過自此以來一毫

不以負公原南史佞幸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

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
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
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
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
皆如此雖晉世主石不能過也齊書劉悛既藉舊恩
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眠牀一張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
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逢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

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
夏首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
梁徐君蒨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爲湘東王鎮西諮議
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
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
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
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
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勳豪子
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
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

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暹潮溝董當門子

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

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
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
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筵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
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
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
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

吾事也識者多之。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貴極人
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互
飛簷反宇轆轤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
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
道文物成行饒吹響發韶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
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
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
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
日敵我千日。又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
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花林曲池莫不桃李
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
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諸
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腋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牕戶
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
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
甕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琬
璃盃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
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

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油綾絲綵錢絹等不可計數
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間
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女多
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
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
松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不如也北史魏崔罔
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誠歟北齊書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 隋書秦王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

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羅籬又爲水
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
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原又

裴矩爲給事郎隋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
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
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
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日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
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
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增僉

載曰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 又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 國史纂異唐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 明皇雜錄唐明皇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

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至子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填委其間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後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舊唐書楊貴妃得寵兄鉅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連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續世說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

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唐楊國忠有千炬
紅燭圍左右人稱燭圍 天寶遺事唐王元寶都中巨
豪也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
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
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王元寶富甚無學
嘗會客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唐韋
陟逍遙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
侖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擇
米每食視廚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
陸具陳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婢主之其

裁荅授意而已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

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綠須

入郇公廚

唐書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

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

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

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杜陽編

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

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旣到京

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

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千間院因天晴以

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
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
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
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兒婦還有兩事蓋
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首唐書裴冕爲相
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
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
之呼爲僕射樣朝野僉載唐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
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爲襄州日點山
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巖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

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三府因而空耗 柳玼家訓唐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

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
曰七十萬錢吾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
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
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外郎馮球妻首飾矣王歎曰馮
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餽門
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淡旬馮來晨
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不
知其由是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

知言矣知物之妖而不知權勢威赫之妖甚於物耶馮
以位卑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
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
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括異志
唐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具
黃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續世說朱梁朱
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五代
史晉張筠初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
唐故宮掘地得金玉貲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
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續世說石晉吐谷渾

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又蜀主王衍奢縱

無度常列錦步障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燕諸
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蒸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
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
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
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
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淮南楊渥居
喪晝夜酣飲作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續
記宋太祖伐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
寶裝飾即命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

邪所爲如是不亡何待。宋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爲棟文梓爲梁植花甃池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或勸阻不必奢多費不聽及被召適家秉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歸田錄宋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室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紙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爲可戒也。宋夏竦字學喬德

安人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
州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
鴻書宋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鵝
子輒千餘 宋楊存中本名沂中營居室於鳳山十年
而就極山川之勝 元徹里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
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 明王弇州史料
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
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
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 又嚴世
蕃有金絲帳纍金絲爲之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廂

金觸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
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
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絨扇爲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
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爲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
不用

奢三

原 鵠冠

獸炭

左傳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奢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

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炭勢既盛猛 瓊弁

玉食

左傳楚子玉爲瓊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女不與果戰敗而死漢陳咸爲南郡守奢侈

人部

玉食石椁錦維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

也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繡錦維

舟去或割棄**增**燭奴燈婢申王務官中龍檀木刻

以示奢也燭奴燈婢申王務官中羅衣束帶每遇

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燈婢申王昏達且玉溺器

木雕矮婢飾以綵繪各執花燈自昏達且玉溺器

肉唾壺漢朝仁晉書符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

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既欲誇之使小點山燈置水

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點山燈置水

遞上詳奢二芝田錄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遞

脈相通公取二瓶雜他水十延清室駕霄亭董偃

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

侍者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也又以玉精為盤貯冰於

膝前者疑冰無盤必融濕席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

碎偃更以為樂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鉅懸之空中當

風月清夜與客
登之飄搖雲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天寶遺事楊國忠

藥數本植於家以百寶裝飾欄楯又用沉香為閣每春

時集賓友賞花閣上朝野僉載張易之為母阿臧造

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

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簞麴鼠之褥蝨蟲之氈汾晉之

龍鬚臨河之鳳翻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

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

覺出為衡州刺史易之敗阿臧
肉臺盤
肉屏風
唐

遺事孫晟為右僕射家富恣豪侈凡飲宴不用几案令
女妓各執一器環侍其側號肉臺盤唐楊國忠冬月

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
原丹楹刻桷
增芸壁檀梁
前令遮風謂之內屏風
造芸暉堂搗芸香
上詳奢二
唐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搗芸香
為屑塗壁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
原鏤簋
朱紘
增漿酒藿肉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賢大夫

人部
增
朱紘
漢鮑宣疏曰陛

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玉杯象箸

原峻

宇雕牆

紂為象箸箕子歎曰既為象箸必為玉杯書甘酒嗜首峻宇雕牆

楚子汰禮

延壽坐罪

左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六王二公皆示諸侯以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

漢韓延壽坐東

載寶而朝

衣玉自焚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

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以金為丸

以

蠟代薪

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

媽出輒隨之望丸所落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

晉何

便拾取焉

下詳奢三

玉鳳金龍

金蓮寶龜

魏元琛窗戶玉鳳銜

箸處

下詳奢二

金蓮寶龜

魏元琛窗戶玉鳳銜

鈴金龍吐旆

六逸清談梁魚弘以象齒樽沉造一眠

珞珀龜以

水碓三千

胡椒八百

石崇任俠無行檢

負林脚

客致富不貲水確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稱是元載
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釀酒抱甕

炊飯煉炭

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

而味好也劇談錄唐乾符中東洛有貴家子弟承籍

勳蔭錦衣王食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有李使

君出牧罷歸感其恩善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

邀之至日兄弟列坐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

三雅沽果食而已李莫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

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

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

剛同窟不食者三日步至河橋僧以囊中數錢買脫粟

糗于土杯中同食僧笑謂曰此非煉炭

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喫否皆低頭無詞

軍中養魚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

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敦往脫故衣著

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語林劉

尚書實家貧儉素嘗詣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

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遠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

人部

奢

六

內崇曰是厠耳。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並精車牛。

盛飾厨廡。簫齊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

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唐明皇紀安祿山起第，既成，具握帚器血充，其中有一丈八尺厨廡之物，皆闊丈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厨廡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

原衣裳改制。伎樂冠時。南史謝靈運性物物稱是。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又徐

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又徐湛之字孝源，為南兖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游塗巷，盈滿泥

兩日，悉以後車載之。增鋪錦引泉。穿錢甃徑。唐文

文帝每嫌其侈縱。增鋪錦引泉。穿錢甃徑。唐文

侍臣論及德宗奢靡，有老官人曰：每引流泉先於池底

鋪錦。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別

置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砮硃堊地面，以錦文石為

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

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時呼為王家富窟請縑挂樹剪綵為花獨異志

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隋煬帝窮極華麗宮樹凋落

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荷菱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金盆濯足玉櫃供

飲唐段文昌字墨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盛水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土廣津作相

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七十飛樓三間水齋獨異記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

以為戲樂南史羊侃性豪侈初赴衡州於兩艦解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以錦續陳列女樂乘潮解

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如市延福五位承佑四海宋蔡京欲

帝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

及成號延福五位帝自為文以記之馮書宋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

人部

南蟠蚌北紅羊東
 鰕魚西粟皆備也
 帝幸廣陵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
 侈靡舟前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置國所進以
 負山蚊睫劔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
 光不能透每舟揮妙麗長白女子下人執雕板鏤金楫
 號為殿脚女 鴻書姑臧記宋姑臧太守張憲多置娼
 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
 酌酒者龍津女傅食者仙盤使代書札者墨蛾按香者
 麝姬掌詩橐者雙清子諸媚曰鳳窠羣女又曰圍雲隊
 曳雲
 仙

奢四

原崇侈

滋侈

力敝

宋華定侈女叔齊曰侈將以其力敝

心戰

史記子夏

門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
 天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况中庸乎
 老子服文彩厭
 飲食是為盜夸
 惡大奢二
 心侈
 子心侈體汰
 盜夸
 公

限利為制度漢書

增惡奢

柳宗元詩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奈

行樂

歐陽修詩

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原長處樂

不仁者不可

終取亡

左傳伯有侈沐終取亡也

滿招損書

盈必厭

天之

增珊瑚作

作

枝玳瑁為柙

徐陵王臺新詠序周王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

玳瑁為柙

原聖人去泰

老子聖人去奢去泰

君子戒盈

縱欲不

度非度所制

窮泰極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

義制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

久欲不可縱

貴而能貧

益之而損

鐘石不移

而具

劉向新序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兕觥之飲三徒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

車服常陳

於庭

鄭駟泰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儉雖諷於蟋

人部

附錄類函卷三百十三

奢

子

蟀奢則刺於蜉蝣 況當示禮之時 自致宣驕之

禍 **增** 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 麗服一千咸取天

桃之色 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宮
徵花牋綵筆吟永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

奢五

增 詩 古樂府君家誠易知 易知復難忘 黃金爲君門 白

玉爲君堂堂上 羅酒樽作使 邯鄲倡中庭 生桂樹華燈

何煌煌 兄弟兩三人 中子得侍郎 五日一來歸 道士自

生光 黃金絡馬頭 覩者滿道傍 晉左思咏史詩 鳳樓

十二重 四戶八綺牕 繡角金蓮花 柱柱玉盤龍 珠簾無

隔路 羅幌不勝風 寶帳三十萬 爲爾一朝容 宋鮑昭

京洛篇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駁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
竽唐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
魚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鞀鼓皓齒歌
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觀君終日
醪酌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杜甫詩百寶裝腰帶真
殊絡臂韞笑時花照眼舞罷錦纏頭 白居易公子行
春草綠絲綿驕驂驟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
鶻拋金盞招人舉玉杯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 宋
蘇軾詩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

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
如轉燭唯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讀 明王世
貞輕薄篇末俗誇輕薄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睫貴骨
滿頭顱仲氏二千石伯兄千戶侯小弟頗妍好出入嘗
奉車大母修成君女姊班婕妤問我湯沐邑鄴杜最上
腴問我無名錢敕賜蜀山鑪從奴衣火浣下客躡真珠
丸金彈飛鳥椎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蹠躩大宛駒臂
鷹出長楸鬪雞絕九衢帟油雨擊鞠席綺寒檇蒲調笑
採桑婦闌入酒家胡腰間雌雄劍雙雙玉轆轤一日不
出匣中夜自鳴諱 吳國倫相逢行相逢狹斜道車軌

不得方少年盛意氣賤賤揚輝光問君家遠近乃在新
市隅走馬築金埒彈雀輕隋珠堂上羅重筵瓊漿白玉
壺中庭長琪樹照耀錦氍毹兄弟兩三人出入承明廬
伯氏騎都尉仲氏執金吾賤子官職薄節俠傾上都休
沐並來還列騎紛前驅珪組何煌煌觀者塞路衢入門
宴賓客華燈燦綺疏奉觴前爲壽一一邯鄲姝小姝工
秦聲大姝善吳趨丈人但安坐調瑟方踟躕

對秦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
之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趾
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

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股周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因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漢東方朔化民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草屨以韋帶劔

莞蒲爲席兵木爲刃衣蘊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而
以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熙然化之
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鳳闕千門萬戶土木衣
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羅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
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無失農事者難也
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
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
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曾書晉傅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爲穀

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
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
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
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
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
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
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
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
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不難矣

增文明王世貞四部稿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

崇俱八百人表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達楊素各數
百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
人達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
爲奢侈賂遺珠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娼優狗
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
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
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孫壽亦對街爲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
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

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
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
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
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
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千人裝飾
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工琢玉爲倒龍之佩紫金爲鳳
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名者不乎姓名悉聽珮聲
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
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
筐初最幸翾風後翾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禕有國

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
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
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艫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填溢嘗宴
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
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
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
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高陽王
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
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

相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為繩妓女三百
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
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瓶銀
甕百餘口甌藥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盃
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牣其內
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
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
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沒為家奴秦王楊俊為妃作七
寶幕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

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簾鼯貂褥蛩蟲氈汾晉龍鬚臨河鳳翻爲席宗楚客造一宅乃是文柏純帖沉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下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女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夫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

寫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
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器玩衣服皆衆寶
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柙絡以真珠非人所
製元載芸暉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沉檀爲
梁棟金銀爲戶牖中設虹蜺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風
不能透冬溫夏涼有龍髯紫拂色如爛熳削水晶爲柄
刻紅玉爲環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
褥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
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雕韉鳳鞞銀鐙于頓在襄
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會旣集坐一

虛堂寂無所有俄聞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
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餽絲竹次第而至
別有名妓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
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
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
作恍然若仙遊

僭一

增說文僭假也。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
矣。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禮記醜卒及尸君非禮也是爲僭君冕弁兵革藏于
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
非禮也是謂亂國 又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
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
也 又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
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榭反玷繡
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
諸侯脅 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
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僭二金音錄軍器局禮部司而貪室字與書

僭左傳鄭公叔段居京爲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貝又衛仲叔于

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懸繫纓以朝許之

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曲

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繫纓馬飾諸侯之制也器車服名爵號公羊傳子家

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

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論語子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人部

爾雅卷之三

僭

圯管氏亦有反圯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文帝時

南越王尉佗僭用帝制黃屋左纛乃使陸賈往諭令佗

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魏志袁術僭號荒

淫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梁肉 曹植嘗乘車馬行

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

科禁 晉中興書張駿舞六佺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

者 齊書張景貞僭侈武帝拜陵還景貞白服乘舴艋

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綱目梁侯景自加宇宙大

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乎 唐史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

度續世說楚馬希範性剛愎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侈未有如此之盛也宋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賈似道權傾中外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荅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元燕帖木兒援立文宗封太平王取泰定后爲夫人僭逼乘輿一宴宰十三馬前

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荒淫無度
體羸溺血而死 明洪武中諸勳貴稍僭肆崇山侯李
新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
太祖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爲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
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時武定侯沐英還佃戶輸稅信國
公湯和還儀仗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成祖聞周王橐作殿奉祀高皇諭之曰禮支子不祭
皇祖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其已之

僭三

原朱衣

縞冠

上詳僭一朝服之
以高冠自季桓始也

曲懸

虛器

上詳

僭二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

節藻桷注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器也

金奏 左傳王子頹享大夫樂極徧舞徧舞六代樂鄭伯

焉 曰樂禍也 又卻至聘楚楚子享之為地室而懸

于下 驚而走 出 增 旅山 原 雍徹 子季氏旅於泰山

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三家者 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不許曰王

堂之 請隧 設撥 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

曰隧 王葬之禮也 諸侯懸棺而下之 孺子 易輿服

贖之 喪哀公欲設撥注撥引輻車所謂紼也

飾兵車 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平上 輶車埤憤狹

韓延壽 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

黃紈 方領駕駟馬載檠戟五騎馬五分左 右部軍假司

馬千人 持幡旁載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 延壽坐射堂

令騎吏 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 羅後令騎士

兵車四 面管陳被甲把弩負蘭又使騎 觀帝樂 立

使戲車 上弄馬盜驂上僭不道坐棄市

人部

鼎監頂函卷三十三

曲旃魏志杜夔字公良知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

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

其言而止漢書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鐘鼓立曲旃

旌旗奏肆夏舞八佾上詳僭一孔子謂季氏入

忍也喪不稱王葬始用殉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

傳宋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始用殉棺有四阿棺有榦

君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按殉以縱其惑死又益其

人從死也翰旁飾檜上設王者之禮夾穀焚香候

月鑄劍吳志士變字威彥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鐘磬備

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重貴振服百蠻尉佗不足喻

也禮元冠紫綉自魯公始也難為上也以為

衣兮綠衣黃裳喻妾上僭嫡反卑元冠紫綉詩也曰綠兮

也禮元冠紫綉自魯公始也難為上也以為

濫矣

記曰管仲饋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又管仲饋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君

子以為

大夫之簣

匹士之祭

又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黃又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讓攘攘竊也君子大夫以上也

僭四

增 度數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原 等越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增 犯貴

衽

之上讓而坐

犯君

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原 命數

周禮聽

禮命謂祿位之差以九命九錫之數

名數

失中

犯上

敗度

敗

禮

非制

非度

表儀

爵命

豐屋

部家 易

而生亂

過乃有刑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禮由

人部

禮記卷三十三

僭

位敘 名以器分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樂之奢

失 罪以僭聞 名位不同 禮數亦異 正其服位

昭其度數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苟

命數之或乖 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 服

則異於節文 況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貴之誚 惟

鵜諷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追遠誠謂孝思 違

禮則乖敬享 四時追孝禘祀有常 九命辨儀牲盛

異數 孝感於時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 雖器服

不同有以多為貴者 而等衰莫辨所宜禮以節之

詩卷五

增詩唐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
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聶夷中詩漢代多
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
春數里望雲蔚金釭燄勝晝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
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
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紉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
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
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寵幸一

增易承天寵也

書毋啓寵納侮

又席寵惟舊

又

比頑童時謂亂風

漢書佞倖傳婉媚貴幸

鄧禹傳

累世貴寵

唐史盧坦曰姚南仲守正而不交權幸者

韓愈盤谷序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寵幸二

原左傳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

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

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又公子佗有白
馬四宋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
怒使其從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韓
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刑子
瑕之母病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
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
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戰國
策楚王游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
兕虎之鳴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王親扞弓而射之一
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

秋之後楚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纏為安陵君又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醜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漢書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

則有籍孺孝惠時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
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鵠
鷄貝帶傅脂粉皆閔籍之屬也 **增**又宦者趙談以數
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
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談參乘盎伏車前曰天
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
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 **原**又鄧通
爲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
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一中陰自求推者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甚喜尊幸之通亦愿

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又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起 又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上與之臥起其愛幸與韓嫣同 又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都尉建為駙馬都尉 又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

事與近臣遊宴張放以公主子日數得幸娶皇后弟平
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
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
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又董賢爲郎傳漏正殿下賢
爲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盛爲
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
萬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
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如此魏志孔挂性便妍曉博
弈蹋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挂察太祖意歡

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饋遺挂
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毘曹肇傳肇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常與帝
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
比也 俗說曰桓元寵丁期朝賢論事實賓客聚集在桓
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
元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晉

南宋顏師伯以諂佞

被孝武寵幸與之樗蒲得雉師伯得盧 南齊鬱林王

昭業寵幸綦母珍之等有司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

人 齊東昏侯寶卷六貴同朝謂遙光徐孝嗣江祐江

祀蕭坦之劉瑄呼潘貴妃父寶慶茹漢珍為阿父梅蟲
兒俞靈韻為阿兄寶孫偃子皆得凌大臣 唐中宗時
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勅官及姚
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
奏復斜封官柳澤上疏諫曰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
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
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
唐史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旬貸於人無
行檢不為姻族齒後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
鈎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

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搏
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讎
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
所欲及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謀殺國忠進次
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殉又武惠妃寵傾
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
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
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
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
武適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與嵩有隙乃

薦林甫有宰相材妃陰助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帝
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
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
韋堅堅太子妃兄也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
數危太子太子自以孝謹聞 鴻書唐李可及有寵於

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
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
受賜物載以官車季元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
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
如其言 後唐莊宗寵幸優人至自傅粉墨與優人共

戲以悅劉夫人後伶人郭從謙作亂唐主中流矢殂

五代周太祖與王峻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凡所論請無大小期於必得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往往呼之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 宋蔡京

奪職居杭州日與童貫遊已而官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累轉司空封嘉國公自元祐羣臣司馬光等為姦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兩籍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天下罪京為大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覲言連貶衡韶儋三州行至潭州死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襄陽圍急惟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事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在宮門英宗初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正統時王振擅權朝臣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府部院寺大臣以至百職事及在外方面率具禮進見以百金爲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

王弇州史料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侯軌以迎
扈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
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隸平虜伯江彬握兵樞咸冒國
姓負殊寵至擅自批奏下所司一時燄張甚然是數人
者不久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 太監汪直新
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輅疏十罪以聞
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公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
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
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

百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
乎即日撤去西廠 正德初劉瑾用事與上同臥起中
貴皆以貲得出鎮奏置皇莊三百餘處導上以走馬擊
毬角觝之樂輟朝不視事尚書韓文疏請誅之上特見
宥由是入掌司禮監事矯詔罷文官并勒劉健謝遷致
仕李東陽以默得留後又逮韓文劉大夏李夢陽等下
獄謫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天下諸司官入覲每省
索二萬金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譖於上調留都永詣
上前訴已無罪上召瑾詰之語不合永即毆瑾於上前
陝西安化王寘鐸反以誅瑾爲名命張永楊一清討之

寘鑄就擒一清遂與永謀誅瑾一清留總制三邊永還
獻俘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鑄偽檄數
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上命內侍數人執瑾
付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 王弇州史料談相者中
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
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又恃寵凌蔑
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寵幸三

原斷袖

賜鑄

並許寵
幸二

泣魚

啗桃

並詳寵
幸二

畫眉

遺肉

漢書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
存司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中夫婦之

私有過于畫眉上愛其能不責之 又武帝令東方朔

自責朔曰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乃 擇璫 賦珥 魏書太祖嘗

更賜酒一石賜肉百斤 韓子曰薛公為十五珥而美其一

令卞后自擇其一 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為

獻齊威王以賦十孺子明曰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為

人傳引妻 宜妻 漢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少史冠

妻宜猶 增洗兒錢 狎客詩 唐書明皇寵安祿山令

善也 掖嘗戲為浴小兒賜以繡褌金錢號為洗兒錢出入宮

陳後主叔寶以素大捨為女學士文人江總輩為狎客

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

新大抵皆美張貴 辟陽侯 白馬主 漢書辟陽侯審

如孔貴嬪之容色 貌似蓮花 歌思白花 見幸武后封為白馬寺主 通鑑魏人揚白花形貌

唐書武后雙張昌宗易之人謂易之曰六郎貌似蓮花

人部

龍幸

早

環偉胡太后幸之懼禍
奔梁胡太后作歌思之

寵幸四

增子都

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宋朝

家語宋朝之美見幸于南子

弄臣

鄧通

傳文帝謂中屠嘉曰此吾弄臣

妖童

盧照鄰長安古意詩曰妖童賣馬鐵連錢

原荀奉

倩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增厭長樂之疎鐘

勞

宮中之緩箭

玉臺新咏序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

後交劉

洎割袖承恩

王義方奏彈李義府

弟兄協律白小學歌

少長

河陽由來能舞

新咏序

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

暨甄

衛之家榮非德舉

晉書后妃傳謝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新咏序

淫荒挺性篋西郊

之禮容

婉戀含辭作南國之奇態

后妃傳論

寵幸五

魏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罄折以秋霜流眄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晉張翰周小史

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

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苒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

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

善言梁吳均詠少年詩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

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憐窈窕淑願君

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劉遵繁華詩可憐周小童微笑

摘蘭叢鮮膚勝粉白
暎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
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
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
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白通
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
蛾眉詎須嫉新妝近入宮

增

唐李頎鄭櫻桃歌石季

龍僭天祿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
櫻桃美顏香且澤
娥娥侍寢專官掖後庭卷衣三萬人
翠眉清鏡不得親
官軍女妓一千匹
繁花照耀漳河春
織成花映紅綸巾
紅旗掣曳鹵簿新
鳴輦走馬接飛鳥
銅馱琴瑟隨去塵
鳳陽重門如意館
百尺金梯倚銀漢
自言富貴不可量

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簞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王昌齡春宮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李賀黃頭郎詩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
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蘼蕪
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張祐集靈
臺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
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明王世貞讀史有感詩不韋
泣醜杯業爲釣奇誤橐中千黃金易君十萬戶李斯泣
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盡拙自

來利往名獨汙所以西山客居然一環堵

原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鑕創瘡構於牀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

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
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
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
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人部七十三

淫

自戒附

別嫌疑

驕傲

愚

淫一

淫周易繫辭治容誨淫

誨教也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

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

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又序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

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

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人部

齊秦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淫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

之母淫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

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游於後庭

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

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

此疾也 戰國策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

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

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

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

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

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相衣或裝其

褻衣以戲於朝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濟北王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八子終古或參與

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

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

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又許皇后坐左

道廢處長信宮姊嬪為龍雒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

嬪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嬪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

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計為白上立為左皇后

嬪每入長信宮長與嬪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
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
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呂后凡有玉匣者
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
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
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
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
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臧榮緒晉書賈充後妻郭
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

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
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
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

玉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
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語林劉道真

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
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
婢服淫 風俗通平原君讞胡真譚娶周碧爲妻譚陰
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冀得其子 博物志三
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

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增經濟類

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爲笑樂烝於世祖幸姬霍氏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故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迺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 又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佚 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召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

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
失色哺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爲煬
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
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又隋煬帝至江都

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

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

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通鑑

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

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

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官營

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又
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
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
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
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
辯慧能文習明吏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
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為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
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
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
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

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
諸楊與之游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
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襪裏之使官人以綵輿
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
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
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
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
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
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

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又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又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爲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立以爲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又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爲后

淫三

原 生蠱

聚麀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

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禮父子聚麀謂禽獸無別士誘

男侵詩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不能侵凌貞女詩漁色詩抱布買絲匪來竊香諸侯

不下漁色謂娶國中買絲擲果詩抱布買絲匪來

潘岳亂族移人禮以此防民猶淫泆而亂族左傳

有禍蒙衣衷相而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

目送情通左傳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女通情或半年者然破義犯禮傳淫破義不禁

無別周禮仲春男女於時犇者不禁注汗行淫

風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汗行不幸增父子聚麀

男女同浴孔叢子吳越之俗男易內飲酒以婦宿

人部 淫 六

賓 左傳齊慶封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 西漢地理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

無別 帷薄不修 衽席無辨 東漢皇后記序 流香渠 銷

金帳 彙苑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畫卷名夜舒荷官人靚妝解上衣著內

服戎共裸浴西域貢茵輝香煮湯餘汁入池名流香渠 宋紀陶穀有妾本党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妾曰

党家有此景否曰麓人安識此景但能 肉障 醉興

于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唐書楊國忠設客選伎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

開元遺事申王每醉使官伎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室號曰 醉興

淫四 自戒 (附)

原大罰 貪色為淫 大欲 禮記飲食男女無相棄 左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帽慕孟氏之不侍禮 男女不侍 廟遂奔之其僚從之豈無相棄也

不安室

詩凱風注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

鳥獸行

周禮內外

則滅

蝮螬刺

詩廊風蝮螬刺奔也

中冓之言

詩牆

桑中之

喜

左傳巫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是將竊妻以逃者也

棄

位而姣

又穆公曰棄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拊楹而歌

又齊莊公通東郭妻

色厚於德

禮民猶以色厚于德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禮殺而昏

詩序古者國不

足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不能自還

漢書原陟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

盜賊所污遂為淫泆

遂相犇誘

男女之訟

周禮男

訟者聽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

淫僻之罪

士注陰訟爭中葺之事勝國亡國之社

淫於家

妻妾

荒腆於

酒

也厚

禮無縱欲

神亦禍淫

既妍人紀

人部

禮無縱欲

淫

既妍人紀

男女

有別 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始

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奔之恥 既汗貞信之教 宜

糾淫僻之愆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冶容之誨 文

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挑鄰女而投梭折齒 謝鯤字幼輿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

貪色爲淫 在內爲姦 內作色荒 犇則爲妾

增淫荒昏亂 游蕩無度 詩 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宣

原自戒不邇 惟王不邇聲色 自閑 以禮自閑 遠色 君子遠色以爲民紀

易色

賢賢易色

禮防

禮者所以防淫

刑防

君子刑以防淫

戒色

戒之

在

制心以禮制心

致女之戒

禮蜡祭云羅氏致鹿於女以戒諸侯曰好畋好女者

亡其

綴淫之防

禮者所以防民綴淫也

誨淫之容

詳類

伐

性之斧

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皆是物也

可不懲乎

三代之亡皆是物也

言皆以色

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不腆於色

不淫其

色

楊秉之不惑

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顏叔之有節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別嫌疑一

君子防

先賢慎

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吳祐字

季英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

授篚

掇蠶

男女非受幣不親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

人部

則男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注奠

表微

興謗

君子表微馬

別嫌疑二

原禮決

禮者所以決嫌疑

禮防

禮為人防

叔嫂不親授

禮

內

外不通假

禮內外不通乞假

孝子不服闇

闇中為事好生物疑服事也

寡婦不夜哭

禮

遠嫌

避疑

內言不出於聞外言

不入於聞

禮曲

增

坐懷不亂

柳下惠事

閉門不納

魯男子事

驕傲一

原執幣

獻俘

左傳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滅傲其先君神不福也又原叔獻俘

於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怠位

棄命

又滕成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莽甚哀多涕子服惠伯曰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不為長揖箕踞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衛青

視之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失恭長傲失恭與

苟而行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志自滿樂記致禮以治躬則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足觀何以承使驕且吝其

承守其官位何以唐突列侯倨見長者魏宣字景然

植使問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

否宣曰王人雖微列在請侯之上植復曰為人父吏見

其子應禮否宣曰臣子之例一也植見長者負氣

食其謂沛公曰方欲圖天下不宜倨見長者負氣

勝人彙苑韓思彥為中書令李敬元劾奏思彥見天

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任位以爲人

莫己及謂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

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與壻飲

恃女豪

漢書上官安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

楊駿漸驕傲石奮語之曰卿恃女豪邪與天家婚未有

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

能增損何師古簡峭信明蹇亢峭視輩行傲然罕

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又崔信明

以大白負所識已多彙苑李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

曰前鄉貢士李琪常置之坐為他人少持重故為時所沮

識已多不與語自難記彙苑張飛嘗就劉巴宿

煩復爾文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又許敬宗

傾枕

移牀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

在先主座席猶箕踞輕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以下
則獨設一榻傾枕臥語無所為屈彙苑中書舍人狄
當周趙並管要務以張數同省名家欲省之趙曰彼若
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買外郎何憂不得
共坐數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
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趙等失色而去
豪氣尚爾

傲誕若斯

後魏書元順字子和起家為給事中時尚
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望塵拜伏

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任城王兒可是
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
順吐辭傲然若無所覩肇謂眾曰此兒豪氣尚爾況矣
父乎父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晉書謝萬既受任北
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心憂之自
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
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
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率諸將益
恨不讀五千卷可容數百人為務負恃才地忽略

不讀五千卷

可容數百人

為務負恃才地忽略

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書王導甚重周顛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

人部

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尊亦不以爲忤。

驕傲二

受玉 左傳：天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情名。受，肅公。

將伐秦，受賑於社，不敬。劉子曰：民有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情其不反乎？

從康 書：無傲自至，而驕自至。夷侯踞也。侯待也。

偃蹇 彼皆偃蹇，注招損謙受益，取禍子曰取禍。

立無跛 跛，不敬也。坐無箕，敬也。脚申局下。

晉王武子 與晉帝基申脚局下，問孫皓曰：何吏出守

上 南守成爲都尉直陵都出其上也。戍也。其亡公叔

晉侯無後 詳受玉注。直而不倨，傲也。泰而不驕，君而

不驕不富鮮不驕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可長樂難長處者不

處樂傲很威儀而驕近亂燕喪威儀何禮之拘或敢侮予

何以卑我傳安肆日偷偷苟且也荒怠不敬

乃逸乃岸畔岸也自廣自滿無怠無荒自暇自

逸天命祐敬人道惡盈禮不長傲神亦害盈

敬乃行先傲為貨始不忘偃僂之恭肆偃蹇之

傲曾不對殘客山堂肆考張吏部續與何敬容意輒

不喜俗人又阮宣子通率簡

不拜驃騎彙苑孫子荆為驃騎參軍

不避侍郎又杜易簡

人部 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 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騎傲

御史嘗道遇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元恨名爲考功
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元不乎故易簡上書言敬
元罪敬元曰襄
陽兒輕薄乃爾
子方不下車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
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
則可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
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
失志不得則授履而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
是太子再拜而後
賈餗不撤扇
唐書太和九年上巳
退子方遂不下車
尹自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撤扇蓋騎而入御
史場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
嘿嘿邪大夫温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
造以聞坐奪俸
醉登嚴武牀
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
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亦憾之
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縉紳之
裹頭袍拂髀鞞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不識
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

孝穆孝穆名

譽為之少減

高談盡日

彙苑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

陸之品進雲

雲駐筴待休源

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

米蒸鮑魚雲

食休源食不舉

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

還家登深

沈涵千日

又謝瀟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

以為愧

沈涵千日

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

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沈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

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

悉台故吏五十六人延

年

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

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

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皆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

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遂

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

狄仁傑以不遜

情延年大重之自以為不及翁歸

狄仁傑以不遜

而左遷唐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狄仁傑

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

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

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

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王頸雖死不恨

人部

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又韋方質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
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荅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
折節近貴
劉孝綽凌視公卿但問道塗之事
彙苑劉
以苟免邪
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
間無所與語反呼駟卒訪道塗間事

狂一

原古肆

今蕩

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
今之狂也蕩蕩無所據也

為巫

飲藥

史記蒯通屢說韓信貳於沛公三分天下
信不用其言乃佯狂為巫飲人狂藥

裁之

必也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必也狂狷乎

非

狂

若狂

史記酈食其自謂我非狂
禮記一國之人皆若狂

箕子佯

次公

醒

史記宋世家箕子被髮佯狂
漢書蓋寬饒賀許伯
入第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

而狂何
必酒也
增人瑞
卿狂
唐書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

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景苑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

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奠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

之朝曰誰得卿狂
獨步天下
間氣布衣
彙苑戴叔

曰其狂不可及
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

荅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

偶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當歸阿士
不後子房
謂劉

錄張賓謂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子房但一遇高帝耳

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
手拈帝鬚
會稽典錄曰嚴光一名遵小

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座甚

哲以巾謁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哲以
手拈帝鬚曰乃欲臣
足敵萬卒
不易千
馮舉學行

人部
老
子
耶
辭
疾
不
起
臣
狂

淺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奉曰我精卒三千足敵君
羸卒一萬劉晝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

數十卷書行于後世
殷安屈指
恕先効顰

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義畫八卦窮天地之
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

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
窮後知無極按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

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山堂
肆考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狂放不羈尤不與俗人

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
鬚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荅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
李白脫鞵

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
趨士豈不善乎唐書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鞵由是

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醉

狂二

入

賦

賦

賦

賦

賦

擇言

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

進取

狂者
進取

接輿

楚狂
接輿歌

文子

姓辛氏
狀貌似不

謝奕

桓溫
司馬謝奕
逼溫飲

彌衡

曹操待衡甚厚
衡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

麗

食其

史記家貧
落薄無衣食業

仲長統

魏志
仲長統

節語默無常
人謂之狂生

罔念作狂

書惟聖罔
念作狂

大智似狂

太公

田獵令狂

老子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

飲泉即狂

袁粲曰昔一
國有狂泉飲

之無不狂
國君穿井而飲
獨得無恙
反謂國君為狂

清而不慧

晉宣時
山陽太守昌

名乃不章

陳平不顯
其名

章

增當獨秀

袁淑見謝莊
赤鸚鵡歌曰
江東無我

好自誇

彙苑吳邁
遠好自誇
而強鄙人
每作詩得
稱意

人部

增當獨秀

狂

百

曰昔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

屈宋衙官

義之北面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嫉嘗謂人曰吾之文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狂如此

縱逸一

原探鵲鷲

呼狗竇

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鵲

鷲反神氣傲然旁若無人

光逸太傅辟至屬胡母輔

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數

日酣飲逸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頭于狗竇

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遽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竊鄰酒

入令被

畢卓為吏部鄰家釀酒熟卓醉夜入其家竊飲醉便臥甕側守酒者得而

拘之明旦看乃畢吏部也

光逸字孟祖為博昌小吏

縣令使逸送客寒復遇雨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

中臥令欲誅之逸曰

若不覽温必恐凍死

呼父字

哭兵女

胡母輔之字

字子光才學及父而傲繼過之酣醉嘗呼父字輔之亦
不介意輔之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兩將令我
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而共飲也兵家女有才
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反

入桓沖車 臥鄰婦側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
軍嘗從沖行值雨因下馬挑入

沖車曰公豈得獨擅一車乎 阮籍鄰家少婦有美色
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既不自覺其夫

察之亦不 增曬頭 濯足 世說謝太傅安與謝萬共
疑之也 疑之也 疑之也 疑之也 疑之也 疑之也

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必不酬汝意不足爾猶苦要
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便入門內謝殊有忻色

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
在中庭麗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

呼太傅曰阿螭不作爾恬小字螭對意謝乃還未至船
客于汜為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舍于新豐逆旅

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更 求酒 載鹽 齊張
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 求酒 載鹽 齊張

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王一日
方宴聚親賓延符毅中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

人部 荆監類函卷三百十四 縱逸 廿五

盡傾 宋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

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闊曼卿亦不

為人所忌市中 哭途 攫石 阮籍率意獨駕行不由

公然賣學士鹽 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哭而返

目加以美名時楊次公傑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

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恐按讀一郡邑付公汲汲公務

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

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

具色極清潤木舉手宛轉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

揚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

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

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 寄臥何齋

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登車而去 寄臥何齋

直造王座 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

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

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蕭侍中深初為太

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鞋策桃杖直造王座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鞋策桃杖直造王座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鞋策桃杖直造王座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鞋策桃杖直造王座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鞋策桃杖直造王座

懷杯就酌 執鐸挽歌

宋慎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

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

盡各散去 梁謝長史幾卿庾左丞仲容既免官並肆情縱誕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

周物 倒著接離 起索便器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

氏者荆上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輒醉而歸曰比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汪云疆乃簡愛將并州

人也白接羅一云白紗帽世說謝萬在兄安前欲起索便器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簡而無禮不

拘小節 何用後名 晉陽秋祖逖性通徹不拘小節永嘉中場土大饑門下賓客多事攻

剽盜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世說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守諱 臥客懷 齊王

人部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守諱 臥客懷 齊王

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嶺之性粗縱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廢之唐揚城字元宗為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

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容飲客辭城即自引滿容不得已與酬酢或醉臥席上或先醉臥容懷

中竟不聽客語自追姑婢願得宋禕世說阮咸字仲容先母喪姑當遠移切云當留婢既後將去仲容借客驢著

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還集之母也宋禕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

疾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還集時為吏部

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弄笛吹簫晉桓伊字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

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曰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

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賔客不交一言吾衍字子行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所願見輒從

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閒矣願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居喪飲酒

在制圍碁

東漢戴良字叔鸞遵子也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

粥非禮不行叔鷹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又俱有致吝

或以問叔鷹曰子之居喪禮乎叔鷹曰禮所以制情佚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

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晉王坦之以圍碁為

手談故其在哀制中

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曹怒以其

有才不欲殺之間衡善鼓名為鼓吏因會賓客閱視音

節衡操搥踴躍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解衣而徑進

衡于是先解衽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

彌衡搥鼓

謝尚彈箏

東漢彌

衡字正

平

太原

人

少

有才

名

肩輿造竹

拄拐看花

世說王

子猷嘗

行吳

大

以前

取第

令彈

仁祖

既豫章

主簿在

桓大司

馬閣下

桓聞其

善彈箏

便呼之

大

以此

知

好竹主人

知猷當

往乃灑

掃施設

在廳事

坐相待

王肩

與徑造竹

下諷笑

良久主

人

大

不堪

便令左

右開門

不令出

王更

以此

為賞

主人

乃

留坐

盡歡

而去

宋

劉跛子

青州

人

常

拄

人

部

人

部

人

部

人

部

人

部

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
即還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揚鉞鍛鐵

擁被對壺

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傷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排康揚鉞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齊孫騰與司馬子如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

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車前飲卒醉後挾私承嘗願樂游苑不

披蓑藿也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

得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

驕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御處之自若五代何承裕嗜

酒狂逸歷蓋屋咸陽二縣令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

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

與晏殊把柁鐵崖榜門山堂肆考宋丞相晏殊知

飲湖中嘗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琪張亢為幕客汎

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

柱不正也五揚維植字錫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
下直榜其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

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縱逸二

原便面拊馬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也便

門出遊王戎為司徒開乘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是三公故吏多至大官道略相遇輒避之

率意獨往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意獨往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肆心周

行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訪戴不前王子猷居山陰夜雪霽獨酌詠左太沖招

不詩思戴安道時在刻即乘舟訪之至戴門偈温走

避桓温與謝奕善奕奕為安西司馬推布衣好常偈温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史丹無檢史丹儻蕩無檢而心謹密阮

籍不拘禮教

人部

詩經頁

縱逸豪彊

豪彊一

源死徒

凶德

剛強者死之徒

不在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吳志甘寧字

興霸少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操持弓弩

負既帶鈴民間方剛必反血氣方剛戒之在鬪

聲即知是寧必反橫潁川奪沁水漢書灌夫陂池田園宗族賓

之必反橫潁川奪沁水漢書灌夫陂池田園宗族賓

無術不遜也後漢書竇憲恃宮掖

幣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

穿城注水宮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

行船帝聞持刀入市買肉斫屠漢書大將軍霍光

之大怒者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禁又原涉遣奴

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

尚租庸入私孟靈休是景之子豪奢相尚又趙巖

孟靈休是景之子豪奢相尚又趙巖

孟靈休是景之子豪奢相尚又趙巖

孟靈休是景之子豪奢相尚又趙巖

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衰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豪彊二

原任勢

恭顯任勢

彊梁

老子彊梁者不得其死

南方之強

犯而不校

北方之強

剛毅

威重太守

寧威免官居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威重過於太守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勝弱

增勢傾朝野

謝瞻切門戶之憂

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已重自彭城還都迎

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乃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活退為業不願干預時

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

廣占良田嘉貞為子弟之

戒曰吾貴而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者嘉貞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

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人部

豪彊柔懦

柔懦一

原 繞指

無拳

繞指之柔無拳無勇

勝剛彊

敗脆弱

老子柔勝剛

強趙廣漢云

不彊諫

有立志

左傳宮之奇懦不

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水柔攻堅

嚮柔御剛

老子天下柔弱

攻堅莫之能先

嚮之柔矣逸

魏勃股栗

越人綿

詩篇名義取柔嚮可御剛焉

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

力言因退立股栗

文叔乃能是

管仲不為怯後漢

南王書曰越人綿

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可

武注云柔懦也

增失哺

韓詩外

下也我為怯知其母在故也

殺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往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軾

漢書卷三十一

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怯懦騷擾不自安日晡後使
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
食彥節歎美瀉胸中手
振不自禁事敗被殺
柔怯者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
以為兇懼掩其氣也掩奪也

柔懦二

原

柔克 書高明

柔守

鬻子欲剛必

失戈

左傳晉襄公獲秦囚

使萊駒以戈斬之
凶呼萊駒失戈

失軾

崔杼亂陳不占將往

地之

道 易立地之道

生之徒

柔懦者

投車下

左傳衛與

鄭人戰望見鄭師衆太子懼乃投車下子
出胯下 史記

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注言其懦
淮陰市少年辱韓信曰不能死出我胯下信
柔亦不

茹 詩人亦有言柔則茹之
柔而不犯 傳隨會柔
舌

人部

附錄函卷三百十四

柔懦 愚

平

柔 口柔 能下人 不犯物 **增** 有勇不怒 慎子曰

怒反與 怯均也 無氣則虛 呂氏春秋夫民無常怯有義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愚一

原 三赦 一得也 周禮三赦三曰蠢愚謂癡愚 移山

畏月 蜀愚公移山之谷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消

見其發以爲伏魅 刻舟 膠柱求瑟 守株 見影

宋人有守株 而氣絕而死 不移 無適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之愚 詳上 心純 知昧 老子我愚人之心也

將甚乎無適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增 一得 千能 前

不違 自用 如愚 愚而好自用 增 一得 千能 前

注 中庸人一能之已千之 蠢甚 醉如公主下嫁薛萬

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

杜甫詩實有醉如愚

暴其短

陽為愚

五代史周臣傳

亂國之君嘗置愚不肖于上而強其不能

以暴其短

北山公

會稽婦

列子北山愚公年九十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惡

跡掩耳搥鐘

莊子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

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呂氏春秋范氏之士也百

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以搥毀之又懼人

藏石

憂天

荀卿子宋之愚人得

其耳恐人聞也

燕石於梧臺之東歸

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

哭社

浴天

淮南

固守之愈堅

哭社

浴天

子楚

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憂遠死吾必悲哭注淮南謂母為社韓子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士季歸士適在內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

人部

淵蓋頂山卷三十四

愚

三

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
妻曰為之奈何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
陶丘遺婦石肇懼妻笑林曰平原陶丘氏娶渤海墨
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聳女聳既歸而遺
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
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是是以遣也實無他故趙書石
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人送
詰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
佐補之為聘廣川劉典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每入
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
可爾時人以為唾語

愚二

原詩失

禮詩之

忠敝

夏尚忠其人
之敝恣而愚

少蠢

漢高祖曰
王陵少蠢

古直

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

頑童

頑童書比

愚婦

愚夫

闇成

事

愚者闇
於成事

不好學

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

甯武子

其愚不
可及

陳夫人齒壯而頑一佯愚詩哲人之愚佯愚也詐愚智者詐愚日月照

則行莊子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菽麥不能辨傳曰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

高柴見非於孔門 王陵獲稱於漢氏 **增**獨不可

教宋若昭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一男愚獨不可教為民終身未得為真

柳宗元曰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未得為真愚也鴻

貴有斷手之刑後魏書宋弁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

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律決鄭人忘度足之式韓子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為之式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

以足乎曰寧信不識士衡義綦見苦於王濬沈約宋

度數無自信也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義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誠如尊命劉禪驚視夫文王漢晉

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郗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答會王復

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郗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

皆大笑以馬牛為買賣遂傳愚谷之名說苑齊桓公獵逐鹿入谷中見

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孥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

駒去家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之谷問蝦蟇之官私堪怪識書之貴王

晉書讖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官時出問左右此鳴是官蝦蟇為官乎為私乎賈胤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

私地中為私蝦蟇於世間遂傳此語

限示

游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人部七十四

福急

怠情

詐偽

諂佞

惡

訴辯(附)

寇賊(附)

剪伐(附)

竊盜

雜盜

呪詛

福急一

筆擲地

杖撞郎

魏王
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

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後漢明帝福急嘗以事怒

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
踏鷄子廢墟炭晉王述字

起撞郎明帝熱而止
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

便下牀以屐齒踏之
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

之左傳邾莊公在臺臨庭闈以瓶水沃庭公怒闈曰

夷射姑旋焉執之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於墟炭爛遂

擲木

輿牀道
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福急

貞云見表生遷怒知顏子為貴又王司州嘗乘雪往
王嶠許司州言氣少有忤逆于嶠便作色不夷司州覺
惡便輿林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
計嶠搔其手曰冷如鬼手警強來捉人臂
田強飲孝伯數王藍田肆言極罵又王大王恭嘗
俱在何僕射坐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
各以帚帶繞手恭府近十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
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
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

福急二

不告而馳
左傳晉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使宛射犬近不告而馳之收擒挾囚不

待而出既免二子問曰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今則性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魏君儉嗇福急
忿不思難
怒自投牀
詳
無德以將
福心

躁性
暈謝包荒
德非含垢
增甚以為忿
世說桓南郡小

完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圍南郡鵝每不加甚以為
忘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
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損其自然又曰王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徒倚不坐公引與之
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立但殊損其自然
對榻去後語其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殊損其自然

怠惰一

廢命

失職

傳守官廢命不敬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養名

溺職

漢書

齊俗吏人養名舒緩朱博為郡怒

受玉

乞師

傳

曰齊人欲以為俗耶沈滯不舉告王曰晉侯其無

天王使召武公賜晉侯命受玉情歸也巳其何繼之有

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巳其何繼之有

以乞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巳其何繼之有

蕩心遊筋驚肉緩蔡邕勸學篇曰瞻彼頽薄執性不

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
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疎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

怠惰

二

月十五日不洗非
大悶痒不能梳也

怠惰二

原陳遵

滿百

漢書陳遵為掾曹輒廢吏白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誦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誦

汝不恭命

遐棄厥司

書

當斥故也

曹參不事

日飲

汝不恭命

遐棄厥司

書

怠荒

不致怠荒

怠忽

荒

逋事

義縱為上黨今無逋事也

居息

燕燕居息

暇逸

自暇自逸

增常苦

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

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

不喜拜揖

唐書王績性簡情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詐偽一

原矯節

近名

非其矯節是不知言善無近名矯誣詐也

為

心勞

行

險

作偽心勞日拙無行險偽

爾偽

子欺

無載爾偽情偽子欺

言偽

行詐由之偽言

增用智

不情

禮用人之智去其

而內

湯澆雪

鐵包銀

彙苑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與

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

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

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五代史慕容彥超為入

多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

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

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

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真之深

室使數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本而外包以銀及其
被圍也乃勉其守城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
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垣平金寶 陳勝丹書 史記新垣平曰臣望汾陰有金
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 漢書陳勝吳
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卒買魚烹食 披香殿 長樂宮 彙苑蘇世長侍宴披
得而怪之 香殿酒酣進曰此湯

帝作邪何雕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
此毀我所營乃詭云場帝邪漢書韓信與家臣謀欲
發兵攻呂氏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
信欲反狀于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
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宮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為
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詐偽二

原審禮不誣君子審禮不誣以奸詐**辟名皆誅**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

謂巧偽為文書與實不相應也**以禮防偽**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著誠去偽**

鄙詐 詭譎 詐謀 詭辭 釣名 掠美 詐善

矯名 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 莫大之奸 無赦

之罪 事不憑虛 罪宜閱實 行偽而堅 言偽而

辨早 **增** 獨用徐溫 經濟類編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顛

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

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

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 **遂斬廷望** 又

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 後

唐時吳侍中徐知詢與兄知誥爭權吳越王鏐遣詢金

玉器血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

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如江

都望遂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誥亦以誥謀告

詢望曰名誥詣金陵除父溫喪誥稱吳主命不許周宗謂

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望以為人子初

入朝誥留詢為統軍詢責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臣畜

不臨喪可乎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

乘御物可乎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誥誥曰 **頗知其詐**

唐書裴延齡剥下附土肆騁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

時言者而廷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信以為忠

又突厥圍帝雁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 **詐偽**

赴難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

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
席藁帝信以為忠愈親任之
詳給又宇文融拜御史

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
詐忠彙苑開

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
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

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
詐稱太子漢書昭帝

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詐稱太子始元五年

有男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襜榆著黃帽詣北闕自稱
衛太子京兆尹萬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得奸詐

詭殺樓蘭又傳介子與士卒齋金幣揚言賜外國為名
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西

國矣出金幣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
坐飲陳物垂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

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諂佞

原草指

劔斬

博物志堯時有指佞草佞人入朝此草
屈而指之漢成帝時朱雲上言願賜

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勵號三無一北齊胡長

其餘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惠盧元亮厚相結託號三

令時左丞鄭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號三

佞我亦徐之才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莫不佞之

無一佞何由可活射祝鮀之崔暹常意吾佞每言叔

父合殺及其自作**增**五色雲八風舞與安石同系

龍二乃過于吾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

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風舞經濟類編中宗宴

醜態中國子祭酒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

謂諸學士曰祝公**指鳥代儀**彙苑高祖使建成世

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

入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武

者祝文以詔編祭神廟以**假子乞兒**帝時和士開為

諂佞

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曰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

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天寶遺事張九

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

乞兒一朝夕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

隱處謝酒後至侑觴朝貴飲酒濬取于眾中拜小及

乃先謁令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孩言曰令夜與張郎

中清濁異流嘗夢中外既慮玷辱何憚咬更今日于隱

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又趙師曩附韓侂

胄得知臨安府仇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曩後至出

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之乃粟金願令公速愈

蒲萄小架土綴大珠百餘顆眾漸沮願令公速愈

為宰相放生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

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茲不復

接遇東軒筆記王荆公為相每過生日朝士獻詩頌

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光祿祝曰願相安一百二十歲

次指笏開籠每一雀鵲叩齒祝曰願相安一百二十歲

謂之放生

放生

諂佞二

源格佞宋鄭鮮之為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乍佞

漢王遵以盜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盜賊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遵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遠論語遠惡又是故惡難任人難拒也友便

佞 便辟 巧媚 善柔 面柔 諂諛 佞倖 取

媚 苟容 **增**皇甫巧媚彙苑皇甫排眾論決任之反

以裴度為朋黨不內其 盧杞奸邪唐書德宗從容與

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奸邪朕味不請視便

覺其然必曰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魏元忠病僚屬

液六帖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

疾輕重賀曰甘者則病不瘳今味苦 辨其奸邪聞見

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諂佞

人部

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往弔明允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以譏之

注朱浚以萬拜得名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朱浚

謂之朱萬拜謂之朱萬拜進珠冠而拜侍郎愛妾張譚王陳四人

皆封郡夫人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

于佐曹佐曹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

師異聞之函市北珠製十冠以獻獻大筆而超節度

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遺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

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

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

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穆
詩歌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穆歌詩百餘篇穆宗
問穆安在對曰今為款郎以積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
論鄙之者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

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
集于此同僚皆為失色衡自若
剪紙帖巾內史作

高麗之舞又武后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
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
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鳴雞吠犬侍郎學田舍之聲又韓侂胄嘗與賓客飲
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雞鳴犬吠耳俄聞犬嘯
叢薄視之乃侍郎趙師鞏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惡一朋黨附

不悛 相濟 同惡相濟 不可長 不可掩 惡不可
積不 如火燎原 如農去草 原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可掩 人部 如火燎原 如農去草 原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人部 詞監類函卷三十五 惡 七

滅乎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小惡無傷

復惡已甚

草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人之無良

民之多僻

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樂禍

佗傷

內惡

自晁

腥聞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坐於塗炭

孟子見如探湯論語

記碑

書竹

天寶遺事盧奐累任大郡凡治奸惡既終

罪又書所犯刻石于其門時謂記惡碑

豺虎不

食詩

鷹鷂之逐

左傳鄭然明曰見不仁者

惡疾其

始聞若已讐

穀梁曰君子惡惡疾其始

罄竹

決

波隋恭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

原朋黨邪朋

讐黨

明黨使正不正有黨

不比不周

相求相合

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同惡相求同求相合
增比匪易
朋仇書朋家符
仇齊權相

滅一
南北部
四十年
漢桓時鄉人為之誣曰天下規

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唐穆宗時李德裕宗閱

各分明黨更相
傾軋垂四十年
四聰八達
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

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
達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

惡二 朋黨附
惡惡如巷伯
聲於天下
柳文辯侵伐論
諱於君

親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
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植筋醢骨
抽舌探肝南

侯景
不去不止
通鑑荀公達之
無見無聞
呂氏春

所惡不如無見耳
同惡
左傳同惡相
元惡
東漢孔

聞所惡不如無聞
求如市賈焉
融傳曰

洪鏡美山者百一五

招呼元惡
以自營衛
摘抉以揚
西漢孫寶傳欲摘抉以蔽美

而稱美而稱惡
楚辭好蔽
增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
史記

傳
黨同伐異共相標榜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東漢

傳
牢石之黨
漢書佞倖傳石顯與牢梁五鹿充與

捐之獄
西漢捐之傳賈捐之復短石顯揚與曰上信用

與興共為薦顯奏又自為薦興
王李之黨
紀纂淵海

奏石顯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
王李之黨
順宗以王

文依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太抵叔
覲拊

之門
政進類編宋孝宗時曾覲王拊甘昇三人盤結擅

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曰向士大夫奔覲拊之門十纒
一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才進退由私門
皆有盛名
東坡書樂毅論後云夏侯
大非朝廷美事

目元以易之所謂深者而元目晏以神及其過禍深
與神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
不堪同傳經濟類編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皆黨附史
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庶導賓客觀
之欲其劫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
與成大同傳耳卒
為貶死天下悅之

爭一不爭附

原獄繁

律止

爭鬪之獄繁律者所以定分而止爭也

無恥

不爭

而勝

無恥在醜夷不爭

先王懼

司

說禁

叔向日先王

為刑辟懼有爭心

增虎鬪

龍爭

東觀漢記執

越禁出入相凌犯者

司

龍

金吾賈復在

汝南部將殺人穎川執得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為取過

曰昔相如屈于庶頗者為國也乃勅盛具恂出迎于道

人部

尚監頌名卷三十五

爭

七

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側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
 兩虎安得私鬪史記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
 盜陳勝項梁起諸少年謂豪傑相立叛
 秦仲可效之越曰二龍方爭且待之也
 麻池呂氏春秋楚之邊邑名曰卑梁其處女爭桑于境
 上戲而傷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不
 恭怒而殺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于吳楚大爭
 石勒別傳勒微時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輕勒
 與爭漚麻池共相狗鬪鳥鳴風俗通俗說二人共
 打撲手有勝負者祝曰人相愛狗相嗜言狗鬪時酒之無
 異器當共澡者祝曰人相愛狗相嗜言狗鬪時酒之無
 水便自解也桓子新論余前為典樂大夫有鳥鳴于
 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魏延舉刃薛宣
 余與典樂謝俟爭鬪俱坐免去
 斷兼費禕別傳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廷或舉刃向儀
 儀涕泣橫流禕常入坐其間諫諭分
 臨准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欲賣道遇雨披戴後人求
 共庇蔭因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府自
 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濫
 受因前撮之縑主稱怨宣然後責之具服

原不

清淨無競

喜愠不見

漢書伏湛世傳

學清淨無競

常云人非意相干可以

增卓茂解馬

相如引車

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

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得亡者諸

府送馬叩頭謝之紀纂淵海蘭相如位列廉頗右頗

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時稱病不與頗同列已而

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獨畏將軍哉顧秦不敢加兵者以

吾兩人也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矣

買金 又陳重在郎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

歸寧者歸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

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

金償後告歸者來歸 **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又曹萌

金而前亡金者大慚

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

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慚送所認豕謝萌萌笑而

人部

受之 又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
無所言 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寬曰
物有相類 事容脫誤
幸勞見歸 何謝為

爭二 不爭附

原事末 范蠡曰爭者

人患 爭奪相殺

違言 鄭息有

惡聲 一至必

錐刀 錐刀之末

血氣 晏子曰凡有

心爭 噴有煩言

狠無求勝

情因利動

忿則爭興

讓為義所

爭乃患先

憑貪恠以肆心

恃強暴

而逞力

增爭帝

列子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

爭

年 韓子鄭人有相與爭年者

曰吾與黃帝兄同年訟此不法以與堯同年

原

不爭善勝 善勝

自勝

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

讓

利見利而讓義也致讓法爭柔勝剛弱勝彊讓為

禮出爭為禍門強在守柔勝由不競禮無求

勝道貴不爭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其身

增由是無爭會稽典錄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鬪香豫

為汲多置盆不復相鬪東觀漢記管寧所居屯落會器由是無爭

相鬪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觀其形勢嵇康太師

汲以待之各自責不復相鬪退思戒辭郭璞易洞

轉盛便當捨去比鬪之兆也慎勿與許姓者共事

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夬語之云慎勿與許姓者共事

田作也殷還家先與許姓共田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

辭謹謝乃得休戒

詬罵一訴辯附

人部
計監領函卷三百十五
爭詬罵
七

原惡聲

善詈

莊子惡聲隨之
詩覆背善詈

語侵

言悖

灌夫田以

蚡言悖而入

褊心 甚口

增詈大臣

似婦女書

出亦悖而大理

卿鄭善果奏雲起詈大臣毀朝政所言

不情貶司直又高仙芝代靈管為四鎮節度使副都

護程千里等皆嘗譖

仙芝於靈管者既視事呼

退無

餘詈

人都不憾

劉子翼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詈

訴辯棠舍

王庭

甘棠名伯所舍聽訟之所

逢怒

歸思

詩薄言往想逢彼之怒

魏志杜畿為河東守

盡更來詣府自
是少有詞訟

詬罵二

訴辯附

原諛語

漢書薄

慢罵

怨詈

書小人怨

怒詈

禮怒不至

詈

毀瓶詬之

衛孫蒯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

失弓

而罵

冉堅射陳武子

詈汝

歸逋

易經不克訟歸

百

嫚罵光弼

唐書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以五十騎

大罵仁義

五代史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

原

訴辯

膚訴

不行焉

禮決

忿爭辯訟

掇患

上患至

撥

褫錫

易錫榮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

天與

水違行訟君子以

不克

易訟

速獄

詩何以

執競

訟室

易訟有孚窒惕中吉注訟不可終

契之

不明

質厥成

虞芮質

受我辭

朱安世曰南山

訟由

所興

合要舉契

左傳晉使王叔與伯魚合

就直助彊

人部

詈

詈

詈

人謂合兩劑禁訟周禮以兩
 子產例不滿萬錢不為移
 辭訟皆遵薛宣之故事
 書後皆字仲弓為太丘長人有
 怨陳寔字曉譬曲直而退無怨也
 簿
 萬錢移書薛宣字貢君
 辨而不德於戮退而無
 發言盈庭煩言對

讒謗一

原青蠅 貝錦詩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
 掩鼻

蜂鄭袖之計尹吉
 甫妻譖子伯奇
 樂金投子骨口鑠金積毀銷

母投杆曾
 參之母
 萋菲
 浸潤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
 論語語浸潤

之譖膚受之愆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
增 搖脣鼓舌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
 擅生是非
 腹誹
 心謗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
 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

與論議
謝而心謗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

為令眾莫不知
每一出令
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

為也
王怒而疏平
又趙王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

用于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歸報

王曰廉將軍雖老而善飯然與臣坐頃之已三遺矢矣

趙王以為
眾女妒
羣兒愚
古詩二桃殺三士詎假

老遂不名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
霜眾女妒蛾眉雙

花竟春芳
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
眾口鑠金三

言成虎
鄒陽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彙苑魏龐恭與

信之乎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信之
平曰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遠于市議臣者
過三人願王察之
讒謗二
原采苓刺讒也晉獻
采葛懼讒
蝎譖國語蝎木蠱
謂從中起

人部
附錄頁函卷百十五
讒謗

媒孽

其短世亂讒

主蠹

史讒臣在中

胥動

以浮動

言乃止

子常殺費無

可畏

人之多言

胡得

為人之言

胡得

背憎背憎

內讒

狐突謂申生曰雖

弘多

讒

弘多魯

並進

並進

以速

官

孔甘

盜言

亂階

為

亂階

讒口

之口

流言

聞流言

敗言

為

屏耳目

無費

極楚

之讒

人也

屏楚

投豺虎

取彼

詬人

中山

之謗

史甘

茂曰

樂羊

攻中山

三年

拔之

樂

薏苡

之謗

漢書

從南

方歸

載

及

援

死

罪人

去以

人毀

史記上

至無

所

受

歸

布曰

陛下

以

一人

譽

名臣

自危

智者

除

讒

以

自

安

子

常

愛

讒

以

自

危

子

常

囊

瓦

字

愛

執朴

分

謗

左

傳

宋

築

澤

澤

澤

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于罕

也罕能分之親執朴以行築者扶其不勉者乃傳言子

為分也狗囚分謗又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救之至

謗也君讒說殄行讒言能絕偽言惑志緝緝翩翩

捷捷幡幡謀欲服讒菟慝厚誣靖譖

掩謗興謗小人在側君子信讒惑壘君臣

交亂謗國驕人好好吠犬狺狺巧言如簧

讒諛得志小人在位讒口囂囂君子退身憂心悄

增建德信讒唐書曰竇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

寶臨死大聲呼曰我無罪王唐次辨謗彙苑寶參數

何信讒言自刈左右手乎唐次及參

德出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

人部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

賢士罹殘毀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

勿令害之

唐太

宗貞觀二十三年帝疾甚翌日與褚遂良曰我有

不

願知也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謬卿者欲知之

不

臣之幸也諸者

白璧眾求瑕

素絲易成污

韋應物詩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

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

彙苑揚文德公為執政者所忌

周公大聖而四國流

言

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

巷伯有豺獸之慨

蘇

公興飄風之刺

紀纂淵海

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

盜嫂

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笞婦翁

劉賓客傷讒論

黜辱一

原食莖豆

在泥塗

范睢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使黔徒夾而馬飼之

絳老辱在泥塗

為榮

知足

史呂起困辱為榮老子知足不辱

增

相此癡

物

辱無撓辭

唐書有假驢夫於盧程者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以無例程怒答吏背少尹任

園莊宗妨壻也

詰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中衣鶴擎據

案決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持婦家力耶園不對而去

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

黜辱二

原出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

盟城下

恥辱之事

激之

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諸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諸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

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濟窮困

斬之

左傳宋

人部

黜辱

十五

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我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愧曰靳

大辱 辱莫大焉

多辱 莊子壽則多辱

廷辱

恥辱

增 貽駭省

吏唐書令狐綯薦裴坦為知制誥而裴休堅持不可坦但得為舍人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

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

為唐與無有比凌辱行周五代史杜重威反于魏高

辱人為坦羞之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慕容彥超為副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斫

威虐一

原 播毒

罹凶

善播戎毒于遠邇注戎大也罹其凶害

俗弊

政荒

刑肅俗弊

增 廁中人虱

盤上宮裝

史記呂太后斷威夫人手足去

云石虎裝飾官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首示

眼暉耳飲瘡藥使居廁中曰人虱崔鴻十六國春秋

之
思縮吞膽
盜跖膾肝
通鑑趙思縮好以酒吞人
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可以

無敵
膾人肝而舖之
五年徒
三升艾
宋書宋越御眾
嚴酷好行刑誅

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
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遂王元謨元謨尚可宋越殺我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

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灸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威虐二

糾暴
周禮以國
報虐
言誅其虐
注
土芥
唯戮是人

塗炭
靈生
滅德
威作
依勢
威作
疵國
庇忍人
賊

賢
害
樂殺
是樂
暴內
內國中
北風
刺虐也注衛
並為威虐

猛虎
苛政
猛
殘害
殘害於
敷虐
敷虐於
戮不

辜
庶戮之
剋厥愛威
暴政
淫刑
結怨於人

人部
刑部
威虐

將戕於子 謂暴無傷 其虐滋甚 剝喪元良 賊

虐諫輔 殺戮無辜 亂罰無罪 怨毒之氣 懊烈

之聲 虐使其民 **增**用法益刻 通鑑張湯趙禹共定

任勢立威 又翟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任 焚炙忠

良 剝剔孕婦 斲脛剖心 書 剝面鑿眼 吳志孫皓

鑿人之眼

妖訛一

原亂常 辨惑 連戾納邪 人所忌 國有恐 人之所

以取之 國時有 **增**狻母鬼 金頭王 五行志咸通

都訛言有狻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 家見鬼眼是然如燈燄民益恐思 暈苑李匡威留深

川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
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
牲牢受

獻蛇虎導軍暈苑董昌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香

滕侍別帳百倡鼓吹于前屬兵列護于門所屬州縣為

土馬獻祠下列牲宰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

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心醉又薛季昶擢給事中夏

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

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

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妖訛二

原造言之刑亂民之刑周禮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

造作訛言惑眾也亂民亂造作訛言惑眾也亂民亂講張為幻講張作詐熒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興咎將

誰執動以浮言而胥動以浮衆寧不惑執左道

人部
計監領函卷三十五
妖訛
十七

以亂政

左道
巫蠱

假鬼神以疑衆

時日卜筮
疑衆殺

惑蠱

虛

詭驚俗

變風

他能

自咎

无妄

憑虛

宜

遵國禁

俾無世迷

崇飾詭言

肆行幻術

去邪

勿疑

除惡務本

既叶前言

則非左道

姦之大

者法可逃乎

行非正法

思豈無邪

不得中行

寧非左道

政先去惑

人貴知常

思匪無邪

動必有悔

謀則不臧

言非無罪

辭雖徵於捕影

罪難逭於麗刑

苟於衆而可疑

雖非妖而必禁

左道雖則非妖

於人且爲無益

僞言難信何必

徵辭

聾俗易驚宜所知禁

去邪除惡宜絕本根

作偽飾辭勿聽枝葉

增妄言惑眾

彙苑崔義元遷發州刺史時睦州女

子陳碩貞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如家章叔脩妄言碩貞自天還化為男

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笑惑

訛言興兵

又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呪詛一

原有損何益

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勝億兆人之詛者鄭莊公使卒出

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口呪

國詛

厥口呪詛言怨上也子罕曰

詛爾

呪我

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呪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也福

呪詛二

人部

呪詛 叛亂

原 夫婦皆詛傳 億兆之詛見上

叛亂一

原 從凶 聞穢惠迪吉從逆凶 穢惡彰聞

戎毒 大慙注戎大也

亦惡 渠魁 巨猾賊帥也 吠堯 于國史記夫跖之

堯非不仁犬吠非其主也 干國之紀 稱亂 阻兵稱舉也 阻兵安忍

叛亂二

原 無君有無君之心 不臣臣而不臣 逸德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反德

人為亂 倣擾倣始也 擾亂也 獨亂文子曰世治則 無育

兇 自底自底不類 類善也 禍心包藏禍心 亂心 天下所惡

不令之臣天 下之所惡也 神之所惡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 諸侯之亂虞有三苗

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
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

帥天常天常以亂 恭間王室恭毒也 剥亂天下 反易天

明 侵敗王略不臣也 侵弄凶器 毒痛生民 毒流

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聞

釁 姦臣竊命

寇賊一 剪伐 劫質(附)

原 聚萑蒲 好草竊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蒲之澤子

竊姦宄草竊於 名娥 號米後漢黃巾賊亦名娥賊

草野中竊盜也 蜂蠆 鼠狗鼠狗盜 黃巾 綠

米謂之米賊 蜂蠆 鼠狗鼠狗盜 黃巾 綠

林並賊 增 白騎 赭衣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

人部 增 白騎 赭衣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無賴難當好賊上將隋唐嘉話英公自言

逢入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

為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使兵以殺人也

駭雉伏齊南繚荆郢北巨衛滑皆膺馘淮伏至千里

無舍烟其宮而潞焉有常無赦封觀官殺無赦殺其子弑父凡在

重既殄元兇乃封京觀仗威用重仗黃錢之威

惟以力耳舌擊氣吞以不言伺曰諸將軍以舌擊賊朱何

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惡張綱奏綱為廣陵太守餘年

因事中之網單車躬詣賊營賊見綱誠信皆降焉仁彙

苑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掠行人仁會

發騎捕格悉以平之由是城門夜開而道無寇跡矣呂布

原劫質執大將劫少子戰布將偽降因共執悖責

以寶貨惇將韓浩乃執兵營門遂誦惇所叱持劫者曰
汝執劫大將復望生邪吾受詔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
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名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怖斬之惇亦免後漢喬元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
醫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持杖劫之入舍
登樓求貨元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瞑目
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
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
絕遂

寇賊二 剪伐 要君 劫質(附)

原攻劫 劫書寇賊姦宄注攻 寇攘 書凡人自得罪寇攘

奪也言殺 完聚 完聚賊 保聚 感悔 為盜掠奪衣物

郡中怪問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叩 自新 改行

白頭賊 何為隨破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 亦

人部 刑監頭函卷三百十五 寇賊

眉賊

薦食上國

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探丸長安

漢書尹賞

字子心守長安令

間里少年殺吏受財報讎相與探丸

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

薄暮

壯朱暉志

後漢書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

剽劫

還戴封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掠奪唯餘七縑賊不知

今日朱暉死無避

還戴封物

賊壯其志遂捨之

處追以與之賊曰

斂攘矯虔

彊者脅弱

眾者暴寡

在外為

姦人多相掠

增毒卉文選喻亂賊也

致寇

易負且乘致寇至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賈誼過秦論

白波起兵

黃巾餘黨郭太起於

河西白波谷

黃巢僭號

通鑑黃巢募眾數千以應王

因號白波賊

黃巢僭號

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天下

震動即僭位號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
黃明黃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追巢敗之

父老請獲麥

家語文子賤為單父率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獲子賤不聽曰若使

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

赤子盜弄兵

通鑑漢宣帝時渤海多盜舉冀遂為太守對曰

海傾不沾聖化民多饑寒而吏不血使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耳

剪伐帝壯其志

唐書

龐勳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崔鉉聞之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吏踰嶺自淮而北帝壯其志

賊避其鋒

牛呼飲光遠為京兆尹會賊黨剽略涇陽推

賊醉不能敵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

自記平賊

唐書貞元

時裴甫為浙東觀察使羣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擒之曰記平賊

奉詔

討賊

又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

州兵剪之

克殄大盜

又李晟因帝至自梁乃以戎服

之帝曰善

盡得所亡

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

朝克殄大盜

盡得所亡

團練使張萬福攝舒廬壽三川

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則畜萬計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鬪志屈突通每戰必持重亦有小勝

觀察使岳鄂當苦兵盜賊顯行鄜修治干誅干先王

致誅致天式過詩式過能辦敏請干誅之誅

無依敏曰試君無遺育書其有殲渠魁書殲厥渠魁

注易種謂必自斃傳多行不殲渠魁書殲厥渠魁

生種類也必自斃義必自斃殲渠魁書殲厥渠魁

肩征義和之辭誅盈貫書商罪貫盈過亂略誅

暴慢以取凶殘凶殘災厥身以災於延平人尤

乘王怒行天罰咎既自貽罪亦盈貫棄屍京

言延及平善之人

無使滋蔓蔓難

無俾易種上

取凶殘凶殘

災厥身以災於

延平人尤

誅盈貫書商罪貫盈

過亂略誅

必自斃義必自斃

殲渠魁書殲厥渠魁

過亂略誅

無遺育書其有

殲渠魁書殲厥渠魁

能辦敏請

干誅之誅

崔郾追躡彙苑崔郾

屈突持重

觀 懸首藁街 敢逃刑命 肆諸市朝 將出凶於

梟獍 宜致伐於鯨鯢 無縱滋蔓之草 以奔漏網

之鯨 既不化於皇風 宜致誅於赤族 既包無君

之心 難赦不赦之罪 當正無赦之刑 以懲莫大

之罪 庶自及於迷途 難加誅於比屋 宜絕惡於

根本 難聽辭於枝葉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

滴奄而周道著 要君求後於魯 子曰臧文仲以防求

君吾不信也 投璧於河 左傳子把投璧於河文公曰

以防邑要君 無君 又君子謂宋華 違君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

督有無君之心 劫質出母示苞 後漢書趙苞字威豪為涼

不信也 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

部 盜賊

到為鮮卑寇鈔劫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謂
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不得顧而私思毀而忠節母

又曰昔王陵云云爾其以勉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續
葬靈帝策第封侯既而口食祿遊難非忠教母全義非

學將何面目立天使書報彤漢書彤字偉君從紅
丁遂酸血而死使書報彤伐王郎所置信都守捕

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
滅族彤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會郎敗家屬得免

執忠妻子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
大姓馬寵開城內郎眾執太守及忠母妻子

而令親屬拾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之請將曰家屬
在人手殺其名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心也世祖問而

美之家執奮妻子多漢書孔奮字君魚為武都丞賊
屬亦全執奮妻子魏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

子奮五十一惟有二十終不顧遂執宿衛臣漢書趙廣
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

得出不呼頭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竊盜一

疑枉實用

捕提

舞伏

掩藏

附

原盜有道

殺無罪

盜亦有道也。蹈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

齊也。均分仁也。罪汙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罪憎主人

待暴客

擊拆以待暴客。重門

相翔

多

有

秋首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翔猶猖佯觀同將為盜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充斥

公行

言多也

增作詩贈賊

以信待人

詩

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間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賊喜曰確言也。彙苑呂元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盜感愧悉避去。境疑枉盜壁疑金楚相亡壁疑張儀答數百不

原疑枉盜壁

疑金

楚相亡壁疑張儀答數百不

人部

盜部

竊盜

金意不疑盜金不疑買金拾塵持絳頗回炊有始

償之後知非亡金者大慙陳重景公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

事乃疑重終不申說市跨還之君防未然不處嫌

顯然君子防宋人疑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

其子曰不能築將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賞用賞不

後果大失財物其子乃疑鄰人父亦言之賞用賞不

竊與定交子曰苟子之不欲離賞之不竊甚盛揮其

徒掠之登岸據胡林坐指揮機遙謂曰卿才美如捕

此何作劫邪若思流涕投劍謝罪機遂與定交捕

拾塵

持絳

頗回

炊有

市跨

還之

君防

未然

古詩

曰君

子防

未然

鄰人

父亦

言之

賞用

不欲

離賞

之不

竊甚

指揮

機遙

謂曰

卿才

投劍

謝罪

機遂

與定

察眉

張敞

為京

兆尹

鳴鼓

察眉

張敞

為京

始

回

嫌

不

揮

捕

求

鼓

收

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者罪當死吏誤收訪
訪奮擊收者數于人
皆走而歸于

帝帝不盡執
先知書庶羣飲汝勿
焦穎字延壽補

小黃門以伺候先
緩追竭作穀梁傳
緩追逸賊

室行犇伏逃犇
伏隱之盜奔於秦
傳盜賊伏隱

不為無有
使民不為盜
掩藏沈命變名

漢王温舒等酷虐而人輕
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沈命皆
藏匿命逃亡也
晉高陽王睦招誘逋亡
變姓名者七

百餘戶賤
隱死藏亡
公主謂世祖曰
文叔為白衣

為縣侯
時藏亡匿死
吏不敢到門

竊盜二

原竊財
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
竊賄
為盜
小人勇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人部
盜盜
盜盜

小人約

小人貧斯約約斯盜也

揭篋擔囊

莊子將為揭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

踰垣

穿宇

齊之國氏大富宋氏向氏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聞為盜之言不喻為盜之意遂踰垣

穿宇手足所及無不採取俄而已獲賊罪沒先人之產國氏曰嘻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潤山澤

竊藏

以逃須竊藏以逃

入界不殺

曹褒為周令以禮化民有

他盜五人入國界捕之太守馬嚴促殺之褒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辜陶不為盜制死刑罪不殺嚴奏褒懦弱

遂免

外盜吾盜

藏武仲謂季孫曰名外盜禮焉何以止吾盜

大盜小盜

子莊 貪冒之人

穿窬之盜

將寘力焉

既貪財以肆心

乃行險以寘念

蓄行險之心窮斯濫矣

遇慢藏之

禍獲則取之

增慢藏誨盜

易經

草竊為奸

景苑殿人好草竊言

草野竊盜 盜不進 又時有盜夜劫竇建德之家建德

敢進請其死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 我來

也 西志昔杭城有一猾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

一日忽于偵卒獲之下獄賊在獄久厚結納獄卒每教

獄卒某處理有金寶若干卒如其言果獲遂將金市酒

肉與之酬飲語之曰今夕少寬昏時與予出獄五鼓便

歸決不相累卒聞言愕然但受其賊不當阻也只得竟

縱之遂踰牆而出徧城復被盜其門各書曰我來也至

五鼓果回獄中卒見賊歸大喜賊曰我生矣明日有司

以聞刺史曰我來也尚在何將此人抵死遂加 **原** 犇

以犯夜之罪釋之以是知猾賊之智之狡也

伏 不閉戶 大道之行外戶不 不拾遺 子產相鄭 崔

蒲久靜 桴鼓不鳴 四封而詰 十里以遠 不歸

死於司敗 宜勿佚於追胥 頃因魯賞庶其暫成充

人部 刑盜類 卷三十五 竊盜

斥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

掩藏

淵藪

逋逃主

囊橐

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及同族劉調等通為囊橐注容止盜賊若囊橐盛

物

亡抵

後漢書張儉逃亡抵孔融兄喪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褒融二子爭死竟坐褒罪

賴用

傳毀則為賊掩盜為藏賴姦之用有常無赦

荒閱

文王之法有亡荒閱蒐也荒大也

亡逃罪

無留傳云盜有所

惠姦

疾隱賊有少暉氏

子掩義隱賊

隱慝

蒐慝

隱器

楚文王作

曰盜所隱器

竄身

四封詰

季孫謂賊武仲曰我有四封而詰盜何故不可

一飯坐

漢詔捕辛興與鮑宣女婿許緡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庇人

取地

傳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摘伏舍慝

季布

濟難

長寇

私

匿獲全

甲非歸死

乙則保奸

惡既相濟

罪

亦惟均 入懷之鳥 漏網之鯨 救難雖容於投足

疾惡終昧於剛腸 季布獲全於朱家 元節匿死

於孔氏 窮猿奔林遇者則止 走鹿赴陰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 匿乃姦回則非嫉惡 疑枉

妄意 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 猜禍 王温舒為中尉

事注吏好猜疑 厚誣 薄訴 狗盜 狐疑 瓜李

可疑 溜澗難別 似是而非 研覈是非 賞用取

盜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 賞盜 左傳邾庶其以漆

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
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其次阜隸寶馬其小者衣

人部 竊盜

裳劍帶是賞盜也

遺布二疋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其家伏

而去之其或難焉

梁上寔覺之名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成梁上君子是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

貧耳遺布二疋而遣之

遺布一端

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

牛主得之盜者曰無令王彥

方知烈聞遺布一端以激之後有遺劍

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請敦理道

無啓倖門

既捨而罪

乃升諸公

唯善所在

雖

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棄瑕錄用

補過

責功

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

寇所由興

法不可

禁

若容己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者如可

舉

為善者無乃疑

所宜權以救世

不可垂以訓

人

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聞仲弓之誠

子亦既自新 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 見小善而

必求才難苟得 踰太防而不禁敝將若何 人之縱

欲大為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

夜動始見穿窬之心 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

捉設三科 後漢書虞詡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為上殺人

令劫掠以 比三輔 漢書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

發主名 又張敞為刺史以耳目 怒殺盜 後漢書張

吏有殺盜者 誦按之以為長吏受賊從 如追逃 逐寇

不至死而盜徒皆饑寒何窮其法乎 把重罪 王温舒為

逃 比追胥 逐寇也胥司捕寇者 執有罪 執其 延耆老致

敢往吏把其陰重罪而縱 使督盜即有迴避夷之 竊盜 延耆老致

寇 定襄大姓殺吏拜班伯為太守乃延耆老日為供具

捕旬日 盡得之 知首豪懷恩醉酒具言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

雜盜一

原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木曰資東陽之盜使殺椒舉也

物 狐裘 駿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也 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間食駿馬 免難 秦穆公有駿

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 侃柳 恭禾 侃字

士行為荆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柳種于已門侃見

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

淳于恭字孟孫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 讓竊馬 增

證攘羊

孔嵩被竊馬賊自讓曰孔嵩善士豈宜盜

增

光火

盜葱

馬元常徒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

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請罪 彙苑張允濟仕隋為武陽
令過道旁有姓盧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
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名十里
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斫樹 范喬字伯孫臘久邑人所其樹人告喬伴不聞
邑人愧而歸喬諭之曰節日取柴與父母歡娛

何愧 **刈稻** 孫晷字文度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晷
之有見而避之去后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

敢侵 **踰垣** 書無敢寇穰踰 登廚 語材曰王子敬臥
犯 垣牆竊馬牛 齋中偷人取物臥

不動偷復登厨子敬曰偷兒 **池魚** 世說王承為東海
青氈我家舊物羣盜驚走 小吏盜池魚獲之

承曰文王之園與眾共 **園瓜** 桑虞字子深以至孝稱
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

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 **不死藥**
瓜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盜瓜請罪仍以與之

姪娥竊弄不死藥 **強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為武庫卒
食之飛入月中 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

人部 雜盜

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門闢入者髡重武備責精
兵也弩藥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
曰雖與弩異處不得絃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一呼俱殞雷震有二盜
兵所賊直百錢者當坐棄市一呼俱殞雷震有二盜
入其室一呼俱殞百錢當坐詳揭賈入司兵司鷹掌
一呼一呼俱殞百錢當坐詳揭賈入司兵司鷹掌
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失布由令尹楚江乙母失
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也也尹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

釋教

釋教一

增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國中圖畫形像焉

增又曰初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

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
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
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晉書曰後趙
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
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
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
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
禮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又

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效遠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蠹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

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
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
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
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
盡敬詔可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
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通鑑隋紀曰
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唐書曰傅奕上
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
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
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

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

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未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

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歲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夫春起於名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

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
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
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
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
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
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
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
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勦除
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

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 遼史
云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理延
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
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原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
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增**晉書曰鳩摩維什姚玉以伎

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
勿取臭泥 **原**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

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

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
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
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
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
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
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刺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
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
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
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
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

主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
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
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
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

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
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
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
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

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
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
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
金棺梅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三將舍利歸宮八
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
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
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
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
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慘
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

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增 涅槃經云降維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

波羅奈即鹿野苑之

境號最初說四諦處也

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

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

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

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

在鹿野苑中為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雞園

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雞頭

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

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十衆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
四方俱破於羣翳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

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濺泥量之不定或
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

高山巖從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
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圖剥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
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
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
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以杖鞭

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永室西三
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姪之處石上毛尾
瓜跡今悉炳然 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
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不願開
盲暝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
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
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
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
美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釋教三

原 慧劍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如護明珠

法結

社

構園

遠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 梁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遊匡

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

贖罪

梁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教言尚浮圖之法教有

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以助伊蒲饌注桑門之盛饌也 梁高祖崇信佛教於建業起同泰寺自以其身施

同泰寺為奴朝廷共斂珍贖之有事佛精舍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菩薩

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

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

法之要誘掖浮生 **增**見性 忘心 要覽云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

之趨也達磨觀此土機緣繁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

執文滯相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

也黃蘗示要論云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

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

欲無境當忘其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

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

但自忘心同于 真如 大覺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

法界便得自在 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

釋教部

宗監頂玉卷一百十六

釋教

九

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慚愧門努力門迴向門
文選云消一無于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

于無也三幡色一
也空二也觀三也
無量心 不住法
慈悲喜捨是四

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
等是捨相金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
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色
禪枝 心樹使

安昌寺碑禪枝宿眾鳥
佛教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毒龍

狂象 愛馬心猿
唐詩毒龍拏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
藝文云三循祛

愛馬六念靜心猿
佛言除慈累也
忍草靈花 心香
唐詩晨行

誦得靈花
佛言膾
意樹 心蓮
唐詩云意樹發空

發河 慾網
山堂肆考佛言善
覺路 迷川
佛經

金為繩以界入道故李白歸山寄孟
浩然詩云金繩開覽路寶筏渡迷川

釋教四

原五翳

五淨

喻日月為煙雲塵霧垢所翳清淨有五

象法之教

報

應之緣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云作金人以為

天人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後漢書曰

佛道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者皆有

報應故以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

練而己以至無生故得佛也

之蔭大雨潤眾生如來慈

解脫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道濟真俗理苞聖愚

開悟愚蒙拯濟沈

溺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增離相

王氏彙苑如來生于種種之地

所謂解脫相離相

慈室

法華經慈悲為室和柔忍辱為度

彼岸梵

波羅密多此言到彼岸也謂眾生輪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彼岸也

法要傳燈錄云法要有三

釋教部

釋教部

釋教

十

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
生入萬四千法門迭為用也
六通王氏彙苑一天眼

宿命五神
足六漏盡
三緣古禪師語錄一為了自己身輪迴生

為解
解脫傳燈錄云觀四微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

然後謂
清淨劉禹錫記云味清淨以觀空
宗教宗鏡錄云融會宗教

之解脫
神妙權德輿云神妙
聲聞王氏彙苑因聲
無

生篇無生篇釋典也文選
無生觀山堂肆考無生觀

卿試將有漏軀
三塗六道山堂肆考三塗一曰色慾

慾門中尸道地塗界三曰貪慾門下尸道天塗界二曰憂

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傳夾曰
偽啓三塗謬張六
三明六入文選云氣茂三明情超

道三塗亦曰三惡
命明漏盡明六入為眼入色耳入
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釋教五

原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闡希微寂理孚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遙垌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

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

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

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

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己極

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闍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

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

元又元

又夢詩曰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

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

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

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

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
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
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
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
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
息起冰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
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
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鈎非關顧
兔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

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

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
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
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

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

照皎皎夕漏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
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
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
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

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圓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
共蕩四生冤三循袪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
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
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
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辯洞鑿
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辨垂帶

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鑿舟航動睿情法王惟

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

觀緹幔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

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暎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

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逞 東齋聽講詩曰庶茲祛八

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旣餐甘露旨

方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且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

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
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寔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
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
轡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
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絕言象端異
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
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
衢道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

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爲誰演得一標

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

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玉田停鑿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

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劔儼將旋 劉孝儀和昭明

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

遊盛終爲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

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
道訪真原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
輩龍鵠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
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
心論物性真氣辨仙才 增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
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
道玉柄即談空喻棧知何極但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

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惑遣真
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
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葱蔥願隨方便力長冀釋
塵籠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暫詣高僧話
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鵲衣
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躕 耿漳詣順公問
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拄持後能逃生
死中秋苔經古徑蘚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
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前蹤剗腦剗身
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粟顥小來兼可隱鉞鋒蚌胎未滿

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
一樓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
秦名齊七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護講龍來遠
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賈島內道場

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閑同像寂晝
定爲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
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棲白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掩雙扉杉逕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湖起歸思滿窻
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 宋徐璣宿寺詩曰古

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原頌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
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沉
海難沂參珉見璧辯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
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
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銅錯徒鐫惑端風
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
逕閱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永真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禍
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爲之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
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
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濶湛川流翼善開賢
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
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
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
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
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
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已篤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
草靡 又元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愜祗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
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
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增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睿塗菌藹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栽地闕
法王利見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局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
牢落榛莽丘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
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猗與上士
道場真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復岫縈樓攢峰
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欄溪留夏雪澗咽秋湍
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墀歸心翠袞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
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
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于霄鳳峙風雪萬邑罔巒千里
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剎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
簷竄窳有隋荼曆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

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
隣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栽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庶
風雲對靄鐸運星衢璫懸月竇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
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
雁舉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
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
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賔勿起
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
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

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
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
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
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
縈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
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
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
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

生

增

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今天一極往
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今慈悲力五色繡今黃金飾澄
氛昏今圓相開湛水月今蓮花臺慈眼睞今獷心迴死
別離今生歸來海為田今劫為灰身念念今無窮哉

原

銘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狃陽之銅圖藥鑄錘刻

獸鑄蟲聲飛雪裏韻切脣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
鷲嶺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
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鎔刻藥上雕
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楫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填
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

茲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增周庾信陝州

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
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
祇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
昏身雖繫鳥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鷗迴風
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輶轅河鳴陽峽山
嚮蘇門翔禽歌轉流澗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
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燿烽並
照象馬單奔無鐘襲莒有兩圍原不資十方誰釋
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鈞永固金牒長存封
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增 碑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爰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

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主三室憑五行之軌
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
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
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
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
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蔭法雲于真際
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
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
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
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
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
綠業空則綠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

中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覲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剝立禪誦
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
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
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
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

放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
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
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
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
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因百姓之
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表上出雲霓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
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實相
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
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
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原梁元帝

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
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
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
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鸕逐兔詎
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餐鸚鵡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
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林之鴈更
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革之宴

陳徐陵長干

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若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纒居地轉咸憩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况復安居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甦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

輩之類高廩莪莪恒有干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
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
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
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梁永無饑乏加以五
鹽其足七菜芳軟麩類天厨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
未逢糜饌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鷺嶺之鐘暘
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增唐王勃益州縣竹縣武都

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
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
韜海接崑閩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

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
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
金榜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鶩直訪銀宮
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青年中之
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
籍於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
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
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滌崩
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
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

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閭閻當四會之
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縣磔錦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
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臯
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
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
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
其覆沒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釁紫宸
灰照皇階即敘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
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
軒階具美功窮望稷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

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
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况乎山
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
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
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
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
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復雷而
悽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
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
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

刹若乃尋曲拂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
臨絕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
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
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
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
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
閣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竹
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
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
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

證窮象載於初髻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
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
願大拯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
所被白馬盡於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番冢虔誠樂
土憇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
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座
龕龕忉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
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
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
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泊乎坐

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颯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
巖枝泣血欄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湯
山杖劍縮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
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綉丹
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
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劍鏑直照曾襟楚澤珪璋潛周
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
縣仁徽可被闔鏡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楫愛河昭暢無生之
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極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藪

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

原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
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
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罩聃周管竿尼旦所謂窺
七澤而狹潢汗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
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垂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
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氓惜乎祇園
滅影驚岳淪光微辭旣遙大義如綴自不宜遊十地擁

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且爽隨方
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齋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
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滯惡其祥應
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
通身升淨土高排闥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

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
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
魯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而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
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
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
封篋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爲心宜
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靉隼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

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篋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
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忭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兩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
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兩折木
蓋鱗間羅散翻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
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此蔑如

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
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
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
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劔比
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
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
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
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
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
磨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

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
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
理俱存

原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
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
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徧心田受
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增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
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

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
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
王之道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于百年以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
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
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
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
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
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
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
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
齋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
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
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以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
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
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

惶誠恐

原序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
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人
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詩
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
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沈約內典
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
窺自並識同韓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翹動殊貫苦樂翻
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驚人壽廳遷以寸陰之短晷
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旣

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刹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苞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增唐太宗御

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
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
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
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
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知猶迷况乎佛道崇虛
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
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
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
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
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

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元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出隻千古而無

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凌遲栖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
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
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閔
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
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
苑驚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真教于上賢探蹟
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津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
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
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

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
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
得泣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
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
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
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
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原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
口辭珍鹿苑理愜鷺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

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熱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
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
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
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原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
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
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
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 **增**白傅集云
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

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
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
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滅如筆畫
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
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
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
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
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
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達摩

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丘曇謨精義

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

經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

中土見而禮之稱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

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爲胡書寫傳西

域沙門皆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

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

圓故云半字 正言駿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

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

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

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

天中記

清異錄云沙門愛英

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

卷雖小佛口所說

經二

增晉書云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

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飲附沙門起

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

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善談玄駕幸莊嚴

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遷

僧達

梁書曰張穆出爲青冀二州刺史而不得志嘗

閉閣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

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

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

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

梁蕭譽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爲謗經如周

跋躒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
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
是譽爲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
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不獲
一鱗 北史續高僧報應記曰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爲
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
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
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
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問丞相高歡

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潁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獨宿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華嚴經令僧般若三藏與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于崇佛寺翻譯共成四十卷 又云貞觀十年沙門元奘法師至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原貝文

金字

貝葉之文 光殿坐獅子坐講金字經

馬馱

鴿

入上詳經一

崔元常畫坐誦佛經有

受持

翻譯

陳徐孝克天監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

四部無礙

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

下詳經二 陳書曰傅緯篤信佛教從與皇寺朗

三論盡通

大會

曇花感夢

隋書經籍志曰

法師受三論

釋迹在世四十年

盡通其學 九年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弟于迦葉等追其撰述

增具葉

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經

齊竟陵王子良篤信釋

白法

元言

元言

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于殿戶前誦經

雕談

妙辯論也唐書云雕

釋教部

皆禪學也唐詩云白法

元言

談筌奧旨妙

梅子熟

蓮花香

傳燈錄云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

甚麽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

道非心非佛大梅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

馬祖曰梅子熟矣潮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

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

經致此勝果入定影止觀經初學記云輕飛入定

因以名其山劉勰燔鬚後主頓顙劉勰與

能捨樂觀能離苦劉勰燔鬚後主頓顙劉勰與

定林寺撰經畢求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勅許之改名

慧地江南野史李後主信佛朝退與后僧帽袈裟誦

佛書拜跪頓顙願至為腐贅

經四

原大乘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四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

是大乘

寺丘慧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

妙典

大品陳後主在東宮令徐陵講誦讀為慕

容永所得械其手足將殺之誦觀世音經
至夜半門開械脫出于重禁中若有導者
講難後魏

集沙門講佛經令裴宣講
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
四句之偈
一藏陳姚察欲

並已向西坐念一切空寂云
道安明義高僧傳曰釋道
安姓衛氏常山

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深義隱沒未通每至
講說惟敘大意安窮覽經典鈞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為

起盡之義經義克
慧斐手書梁劉慧斐在匡山手書
明蓋自安始也

者百餘卷晝夜
蘭臺石室世說曰漢明帝遣羽林郎
秦景博士弟子王遵十二

行道孜孜不怠
蘭臺石室
定林經藏齊劉勰字彥和

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
世說曰漢明帝遣羽林郎
秦景博士弟子王遵十二

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定林經藏齊劉勰字彥和
早孤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枯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
四諦之
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總所定也

義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志性聰
號為元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增佛頂經尊勝

釋教部
日盈頁為卷三十一

因以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
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淨因因明悟實 李
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
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兮阿
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
韞墨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
藏何崩劣兮崇崇彤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
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陁金石刻兮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